

中華文史論叢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第 59 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文史論叢

第五十九輯

錢伯城 主編
李國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

常務編輯：張曉敏

執行編輯：谷 玉

呂 健

助理編輯：秦志華

中華文史論叢

第五十九輯

錢伯城 主編
李國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銷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交通大學印刷廠印刷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2586-4

Z · 337 定價：15.00 元

目 錄

《尚書·大誥》研究(上篇)·····	顧頡剛 遺作 (1)
經學視野中的“周公輔成王”·····	(美)艾爾曼 (37)
“中朝大駕鹵簿”所反映的西晉禁衛武	
官制度·····	張金龍 (73)
拓跋燾爲太子問題考實·····	李 凭 (99)
唐長安大明宮西夾城內出土封泥研究	
——兼論唐後期的口味貢·····	李錦繡 (114)
唐代世俗家庭的宗教生活	
——跋房山石經題記《故上柱國龐府君	
金剛經頌》·····	張國剛 (138)
摩尼教宗教符號“妙衣”研究·····	馬小鶴 (153)
摩尼教“佛性”探討·····	芮傳明 (186)

清代上海及江浙地區家譜的刊行研究……………徐小蠻 (217)

洪興祖《楚辭補注》本王逸《楚辭章句》各篇

小序原貌質疑……………王德華 (245)

論《明史藝文志》與《千頃堂書目》之關係……………李慶 (267)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與《許廬經籍題跋》…吳格 (297)

《尚書·大誥》研究(上篇)

顧頤剛 遺作

此文是顧頤剛先生的《尚書大誥譯證》中的一部分，全書未能完成，而這一部分可以獨立成篇，所以繕清後予以發表。查閱他的日記，這部分比較資料，是從1961年至1963年這三年中斷斷續續完成的，如：王莽《大誥》校注是1961年8至10月作的；《古文尚書·大誥》馬、鄭、王本及其注釋合輯，蔡沈《書集傳·大誥》和明、清兩代的補充，是1962年9月至10月作的。《偽古文尚書·大誥》偽孔安國《傳》及孔穎達《疏》點校作的具體年月未查到。這四篇說明，則是1963年4月作的。在這年4月27日的日記上有以下的記載：

《大誥》比較資料四篇：一、王莽《大誥》；二、馬、鄭、王本注；三、偽孔《傳》及《正義》；四、蔡《傳》及明、清補充。原文約三萬二千字，說明約一萬六千字，自本月八日起，今日止，凡二十天，工作始了。然去春遊及治疾則僅十二天耳。

關於《大誥譯證》的寫作經過，已在他處作過說明，這裏不再贅述。

王煦華

1999年1月21日

授徒。劉漢文當時，國家需要，提倡文化，有資格他可
京城來講學，可是他已經九十歲了，走不動了。他教出
來的萬才生，有張生和歐陽生（即先生，人們為了尊
重他們，用先生作號稱，但他們的真名反而失傳了），
張生就做了漢朝的博士。歐陽生的學問世代傳衍，所以
的乃高，高乃也，也都做了博士，開了歐陽氏的一
個學派。夏侯氏同樣受了張生之學，傳給孫子勝，勝又
間接受了歐陽生之學，為伏生的四傳弟子，自成了大夏
侯氏一個學派。夏侯勝傳給孫子建，建又從歐陽萬才，
為伏生的五傳弟子，他用了小夏侯氏一個學派。這都

作者手迹

一 王莽《大誥》校注

按《尚書》的文字，多數是遠古的和東、西方不同民族的語言的記錄，經過多少代的傳鈔，有了誤文、錯簡和衍字、闕字，在儒家編成這一部經典的時候，它已經是被白茫茫一片雲霧包裹着的“天書”，讀者們只有用猜謎或捉迷藏的方式去接觸它。我們在前面組織成的有條有理的校勘和解釋，不知道經歷了多少人在多少時間內的艱苦工作、耗費了多少埋頭苦幹的腦力勞動所得來的一點成就。爲了飲水思源，不埋沒這些艱苦的勞動歷程，我們覺得應該把歷代的師儒所作下的解釋，檢出其中有代表性的，曾在某些時代裏公認爲權威的作品，選出幾種來，讓人們看一看他們怎樣從漆黑一團裏積累經驗、改進工作方法、摸到光明的道路的。在這個展覽之下，我們應該欽敬他們在分別不出方向的密密麻麻的森林區裏尋覓路途的求真理的刻苦精神，但同時也該批判他們的主觀片面、粗心大意、求之過深等等走上錯誤路綫以致長期貽誤後人的缺點。

在西漢，解釋羣經是博士們的專業，《尚書》的整理工作則開始於伏生。他本是秦朝的博士，曾經掌握了比較豐富的資料。秦亡後，他回到老家濟南；爲了楚、漢兵爭，曾把這些竹簡隱藏在牆壁裏，不幸還是大量地丟失。等到漢高祖統一中國，他收拾散亡，就在齊、魯之間開門授徒。到漢文帝時，國家安定，提倡文化，有意招他到京城裏講學，可是他已經是九十歲左右的人，走不動了。他教出來的高材生，有張生和歐陽生

(“生”即“先生”，人們爲了尊重他們，用“生”作敬稱，但他們的真名反而失傳了)，張生就做了漢朝的《書》博士。歐陽生的學問世代傳衍，到他的曾孫高、高孫地餘也都做了《書》博士，開了歐陽氏的一個學派。夏侯昌間接受了張生之學，傳給族子勝，勝又間接受了歐陽生之學，爲伏生的四傳弟子，自成了大夏侯氏一個學派。夏侯勝傳給族子建，建又從歐陽高學，爲伏生的五傳弟子，他也開了小夏侯氏一個學派。這都是漢宣帝以後的事情(以上見《史記·儒林傳》和《漢書·儒林傳》)。那時帝皇崇儒，要求把不懂得的經書講通，這三家也就特出心裁，爭奇鬪艷，所以他們各有經本，各有章句，又各有解故(見《漢書·藝文志》)，同源異流，兄弟鬩牆，成爲對立的三派。傳到東漢，歐陽一家獨盛，“熹平石經”中的《尚書》就是用的歐陽本(說見馬衡《漢石經集存》)。想不到斜刺裏忽然殺出一隊古文家來，仗着他們學問淵博，資料豐富，得到社會的支持，奪取了經學正統，鼎盛的三家漸漸地沒落下去。到晉代永嘉中(307—312)，民族矛盾劇烈爆發，三家的著述便完全亡佚無存了(見《隋書·經籍志》)。我們現在要知道一點漢代今文家解釋《尚書》的情況，只有從《史記》、《漢書》記錄當時人們的引經據典的文章和談話裏尋出些些，然而這是何等地貧乏呀！

只有《大誥》這篇，爲了王莽在和他的政敵翟義鬪爭的時候，要爲自己塗脂抹粉，把他爲孺子嬰攝政比擬成周公輔成王，生吞活剝地仿作了一篇新的《大誥》，因而把原有的《大誥》幾乎全部吸收了進去，保存了西漢時代的《大誥》文字和今文家的解釋，可說是一個想不到的幸運。按《漢書·儒林傳》所記，歐陽高的曾孫歐陽政，在王莽執政時代曾任講學大夫，我

們不妨假定，這篇是依照歐陽一家的《尚書》經文和章句、解故而寫出來的。因為這篇新的《大誥》可以代表西漢時代的《書》說，是現存的《大誥》的最早解釋，所以我們就把它列為比較資料的第一篇。

王莽這篇文章，所據的經本有比後起的偽孔本正確的地方，如“不敢僭上帝命”，“僭”不作“替”；“天毖勞我成功所”，“毖”上無“悶”字，都可證。他又想用司馬遷作《史記》，譯《堯典》、《禹貢》為今語的方法，以發揮宣傳的作用，所以用了許多訓詁字改易經文。這當然有它的正確的一面，如用“不克”譯“丕克”，用“告”譯“化誘”，用“降定”譯“降戾”，很足以排除許多望文生義的猜測。但終究因為他們不能完全明瞭古代的語法和古人的語意，任意作譯，以致許多地方陷於謬戾不通或矛盾自陷的地步，例如譯“越”為“于”，譯“惟”為“念”，譯“予沖人”為“予為沖人”，譯“考翼”為“於小子族父，敬”，譯“棐”、“畢”同為“輔”，實是在《尚書》的解釋基礎上平添了許多葛藤。又“予不敢閉於天降威”，“予惟小子不敢僭上帝命”，本來都是一句話，而在王莽這文裏卻均切作兩截，分隸兩章，若不是漢代經師讀不通，即是王莽鹵莽滅裂的竄改。至于“寧王”一詞，或譯為“安帝室”，或譯為“安皇帝”，或譯為“大皇太后”；“前寧人”一詞，或譯為“祖宗安人”，或譯為“祖宗”；而“兄考”一詞也譯為“祖宗”；究竟諸詞應該如何分別，是一個名詞呢，還是主詞、動詞完備了的一句話？在這種地方，很可以看出王莽本人和一班博士們雖都是經學專家，然而對待這些啃不動的詞句還是毫無辦法，隨處都表現出他們左右失據、徬徨無主的情態。

因爲近代學者研究漢代今、古文經問題的人之多，陳喬樞的《今文尚書經說考》做了總結性的工作，又因爲研究《漢書》的人之多，王先謙的《漢書補注》也做了總結性的工作，使我們寫出這篇校注時得着無比的方便，這也該感謝他們的有意義的勞動的。

王莽原本不分章，現在爲了我們把《大誥》分作十二章，所以這裏同樣分作十二章，以資對勘的便利。

王莽《大誥》①

① 漢哀帝死，無子，元后（漢元帝的皇后，成帝的母親，王莽的姑母）立中山王劉箕子（後改名衍）爲皇帝，是爲平帝，那時年纔九歲，又任王莽爲大司馬，把他比作輔成王的周公，賜號安漢公。平帝五年（5），加莽九錫。莽旋毒殺平帝，迎立宣帝玄孫中年歲最小的劉嬰，剛剛兩歲，稱爲“孺子”；他依託了周公代成王踐阼的故事，自稱爲“假皇帝”，民臣稱他爲“攝皇帝”，就這樣一步步地着手篡奪漢祚。那時翟義做東平太守，感覺到他自己的父親翟方進在成帝時曾爲丞相，父子受漢厚恩，應當爲國討莽，就擁戴厭鄉侯劉信爲天子，自任大司馬，移檄郡國，宣傳王莽的罪狀，集合了十餘萬人民群眾，聲勢壯大。王莽聽到這消息大爲驚慌，乃拜自己的黨羽孫建等和自己的族人王邑等爲將軍，發卒擊翟義。他自己日夜抱了孺子告禱郊廟，會集群臣，說道：“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叛。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數月後，翟義的軍隊被擊敗，劉信逃亡，王莽遂以爲

自身大得天人之助,又假託符命,進爲真皇帝。這誥全文載入《漢書》第八十四卷《翟方進傳》。

[I]惟居攝二年^①,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②諸侯王、三公、列侯于^③汝^④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⑤。⑥洪惟我幼冲孺子^⑦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予未遭其明愆,能道^⑧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

①“居攝”是孺子嬰的年號,表明王莽執政,一若周公在成王初年的代主王權。他的二年當公元七年。

②這裏把“道”譯“繇”字。《爾雅》:“繇,道也。”藉此可知王莽所用的《尚書》本作“大誥繇”,和《釋文》所引的馬融本一樣。

③方孝岳《尚書今語》(以下簡稱“方《語》”):“莽依《爾雅》……讀‘越’爲‘于’,實則……此‘越’讀‘與’,王引之已正之。”(按王說見《釋詞》二,其所據爲《廣雅》:“越,與也。”)

④陳喬樞《今文尚書經說考》(以下簡稱“陳《考》”):“‘乃’與‘爾’皆訓爲‘女’(汝)。莽《大誥》云‘于女’,即‘越乃’之訓詁代字也。”

⑤“趙”爲趙飛燕,成帝后。“傅”爲傅太后,本定陶共王后,哀帝祖母。“丁”爲丁太后,本定陶共王姬,哀帝母。“董”爲董賢,哀帝時任大司馬。王莽執政後一意排除異己,所以把前朝的外戚和寵臣的勢力一網打盡。

⑥王先謙《漢書補注》(下簡稱“王《補注》”):“《書》有‘不少延’三字,此省文。”按《書》言“降割于我家”,故用

“不少延”字以表示其惋嘆；這裏說“降喪于趙、傅、丁、董”，則所指的係自己的政敵，惟恐其稍延，意與彼異，所以刪去這三個字。

⑦《金縢》“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又《洛誥》“孺子來相宅”，《立政》“咸告孺子王矣”，都用“孺子”一名稱呼成王，所以王莽也就用它來稱呼劉嬰。

⑧用“道”譯“迪”，“道”即“導”。

[II] 熙^①！我念^② 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③ 奉承高皇帝所受命^④。予豈敢自比^⑤ 於前人^⑥ 乎^⑦！

① 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大誥》‘熙’作‘已’，‘已’蓋‘熙’省文。”

② 原作“予惟”。方《語》：“按‘惟’語詞，莽附會己事，讀爲‘念’。”按原文“予惟小子”，“予”與“小子”爲一人；這裏改作“我念孺子”，則“我”與“孺子”爲二人，意義大異。

③ 顏《注》以“濟度奔走”爲句。王念孫《讀書雜誌》（下簡稱《王志》）：“‘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傳’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尚書》，疑《今文》無上‘敷’字。”陳《考》：“《今文尚書》‘敷’多作‘傳’，如‘傳納’、‘傳土’皆是。此‘敷’字，《今文尚書》必作‘傳’，故莽

云‘傳近’，亦今文家說也。”又云：“《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今文家既讀‘濟’字句絕，則下文當讀‘賁傳前人受命’爲句，謂奔走以傳近奉承前人所受命也；‘賁’與‘奔’古通用，應劭《風俗通》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是‘賁’即‘奔’矣。”按如王、陳說，則《今文經》此句當作“賁傳前人受命”，“數賁”二字應互倒而無下“數”字。

④ 缺去“茲不忘大功”句。

⑤ 本作“閉”，莽改同音字作“比”。

⑥ 王《補注》：“莽言不敢自比高皇帝，猶周公不敢比文王。”

⑦ 本作“于”，疑其因形似作“乎”，且以斷句。《論語·爲政》“孝乎惟孝”，《隸釋》錄《漢石經》作“孝于惟孝”，是其例。

〔III〕天降威明^①，用寧帝室^②，遺我居攝寶龜。大皇太后^③以丹石之符^④，迺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⑤“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⑥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眚^⑦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⑧右^⑨我漢國也！

① 依此文，則“予不敢閉于天降威”，似《今文經》分作二句，以“予不敢閉于”結上節，“天降威”起本節。

② 以“用寧帝室”譯“用寧王”，因爲那時不明瞭“寧

王”即“文王”，就誤以名詞的“寧”當作動詞用。又分“用寧王”與“遺我大寶龜”爲兩子句，亦謬。

③ “大皇太后”即“太皇太后”，爲王政君，即元后，事見《漢書》九十八卷《元后傳》(下簡稱“《元后傳》”)。

④ 《漢書·王莽傳》(下簡稱“《莽傳》”)上：居攝元年，“前輝光(按，此爲三輔的一部份，王莽分左馮翊置)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由於王莽利用這個符瑞，就居攝踐阼，服天子韞、冕，南面朝群臣，聽政事，皆如天子之制；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以皇帝之詔稱“制”。

⑤ 此以“曰”屬敵人方面，故顏《注》：“‘曰’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如此，則辭意和原文適反。

⑥ 此讀“紀”爲“犯”。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以下簡稱“江《疏》”)：“莽擬此經作誥，惟此條特異，蓋莽心懷姦詐，假託周公，實與周公大相反，翟義、劉信爲漢起義兵，與管、蔡、武庚之叛逆亦異，若謂‘敢紀其叙’，則是興復漢室，名正言順，不可誅矣，故變言‘犯祖亂宗之序’；又翟義、劉信實扶漢室，不得謂其‘鄙我漢國’，故變文言‘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莽窮於詞誥，故支吾其說，正竊此經之字而意實乖異，此則不可擬以推求經誼者也。”

⑦ 顏《注》：“咎，讀與‘疵’同。”陳《考》：“莽《誥》兼以訓誥中說，取其明暢易於曉人，故云‘有咎災’也。”

⑧ 讀“予復反”爲“天反復”，疑《今文經》讀“予復反鄙我周邦”爲句，不於“予復”斷句，又莽《誥》把經文的

“予”字作為天的自稱，亦屬奇想。

⑨ 讀“鄙”為“右”，大概作為“庇”的借字。《覈詁》用《說文》“‘𡩋’ 𡩋也”為說。

[IV] 粵其聞日^①，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② 九萬夫^③，予敬^④ 以^⑤ 終^⑥ 於此謀繼嗣^⑦ 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

① 莽以此句當“今蠢今翼日”。顏《注》：“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

② 王《志》引王引之說：“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孟康)《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原注：下文曰：‘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尚書》說也。……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為不詞矣。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群英景附’，亦用《今文》也。”按由此可知：不但《尚書》有後人增入字，即《漢書》亦有後人增入字。

③ 王莽善於欺騙群眾，平帝時他不受增封，吏民上書頌莽功德的至四十八萬七千餘人，見《莽傳上》。翟義出兵討莽時，表示擁護王莽的當亦甚多，所以這裏說“九

萬夫”。

④ 譯“翼”爲“敬”，以訓詁字易經文。然原文“予翼”係受動，此文“予敬”爲主動，語氣迥然不同。

⑤ 視原文缺“于”字。

⑥ 譯“敕”爲“終”，用訓詁字易經文。

⑦ 譯“寧武”爲“謀繼嗣”，因爲“武”有“接武”之義，所以這樣說。那時今文家沒有知道這“武”字乃指武王。

[V]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①，不可征^②。帝不^③違卜？”

① 此以“族父”譯“考”，以“敬”譯“翼”，把“考翼”一詞分爲兩子句，不連讀。陳《考》：“據莽《大誥》，知今文家以‘考’字屬上讀。《僞孔傳》訓‘考’爲‘成’，以‘考翼’連文，訓爲‘敬成’，與《今文尚書》句讀既異，訓誼亦殊。”王《補注》：“‘越予小子考’句絕。管叔群弟皆王諸父，故云‘考’也。”然如此讀，不知將怎樣解釋第九章的兩“考翼”？所以他在下文也就不再譯了。

② 顏《注》：“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③ 原文作“害不”，此缺害字。《撰異》：“此句《莽》作‘帝不違卜’，似《今文尚書》無‘害’字。”陳《考》：“師古《注》亦云‘卜既得吉，天命不違’，此必小顏（唐初顏游秦作《漢書決疑》，他的姪子顏師古注《漢書》多所資取，故後人稱游秦